



王彦艳 马国兴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爱|在|创|花|中|盛开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文心出版社



王彦艳 马国兴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爱在创花中盛开

文心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在刨花中盛开 / 王彦艳, 马国兴主编. — 郑州 :
文心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 - 7 - 5510 - 0877 - 8

I. ①爱… II. ①王… ②马… III. ①小小小说 - 小说
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55178 号

出版社:文心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

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 × 960 毫米 1 / 16

印张:12

字数:15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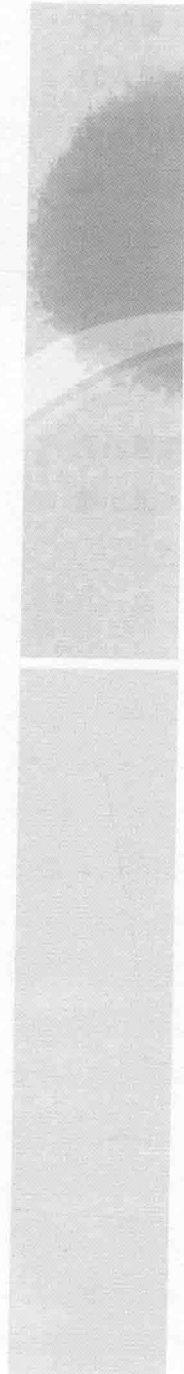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 - 5 000 册

版次: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 - 7 - 5510 - 0877 - 8

定价:22.60 元



目录 } Contents

- 黄花梨 / 楚老 001
- 好嘴杨巴 / 冯骥才 005
- 砖十一 / 唐丽妮 008
- 爱在刨花中盛开 / 袁省梅 012
- 弹花匠李佛 / 金意峰 015
- 鱼拓 / 杨海林 019
- 坏王 / 周剑虹 023
- 东坛井的陈皮匠 / 何晓 027
- 风筝劫 / 青铜 030
- 钱卜 / 张晓林 034
- 白荷 / 陈敏 038
- 纸坊 / 刘立勤 041
- 活着的手艺 / 王往 045
- 放菜刀 / 江岸 048
- 头一官 / 丁新生 052
- 最后的绝招 / 聂鑫森 055
- 旗袍 / 宋以柱 059
- 闯码头 / 相裕亭 063



- 铁匠李 / 卢群 067
艺术家 / 刘建超 070
陈州烙花店 / 孙方友 073
人夫寿南山 / 墨中白 078
神剪宋 / 杨小凡 082
我的心和你们一样大 / 安庆 085
绝技 / 柳海雪 088
染坊 / 墨白 091
不翼而飞的填水脚 / 黄东明 094
皮影王 / 宗利华 096
水跛子 / 执手相看 099
发痴 / 赵淑萍 103
高连鹏 / 陈茂智 106
走马梁上话“走马” / 党长青 110
双灯 / 王海椿 113
刺绣 / 江双世 117
影魂 / 吴卫华 120
朱团长 / 胡逸仁 124
钟表匠 / 简默 127
面人 / 张国平 130
磨刀江湖 / 李文海 134
师徒 / 识丁 136
郭木匠 / 郭凯冰 140
画瓷 / 临川柴子 143
魔镜 / 常聪慧 146
乌龙刀 / 戚富岗 149



剃脑袋 / 赵新	152
泥人胡四 / 赵明宇	155
酥皮糖糕 / 张凯	158
张二平头 / 张居祥	161
鱼化龙 / 徐水法	165
豆腐王 / 云风	168
好么裁缝 / 陈华艺	171
鼓王 / 鸿琳	173
宫廷罍粟 / 王斌	177
紫记儿 / 红酒	181



黄 花 梨

○楚老

在潇湘林业学院的中国家具系，刚届五十的教授柯森，是个众目所瞩的人物。

柯森生得个子高挑，身板笔直，国字脸，大背头，说一口纯正的京片子。他很讲究服饰，尤喜着西装，西装又喜白、红二色，配上适合的衬衫、领带、西裤、皮鞋，确实是风度翩翩，没有哪个地方不妥帖，充满着“唯美”的意味。这正如他讲授和研究的专项：明清家具，从材质到形制，从制作工艺到装饰效果，都可说是尽善尽美。

他所著的《中国古代家具考订》和《明清家具鉴赏》二书，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，常印常销，上百万元的版税尽纳囊中。他的头衔很多：湘楚明清家具研究协会副会长、《中国家具》杂志高级顾问、古城明清家具收藏协会荣誉会长、博士生导师。有本事的人，也就有脾气，柯森是个很张扬的人，讲课时手舞足蹈，口若悬河；与同事相处，也是口无遮拦，从不肯仰人鼻息。好在时代不同了，没人跟他较真，更没有人揪小辫子，但别人心里会怎么想？大概总不会很舒服吧。

他的夫人也在本院，是办院刊的，朴朴实实，话不多，脸上总带着明亮的笑。她劝他应该收敛一点，老大不小了，还这么神神道道的。他手一挥：“我心坦荡，直言无忌，世人都如我，则要多许多宁和平



静。”

他有个独生子,本科毕业后,去法国留学攻读“外国古典家具的设计和制造”。他很不平,说:“那些劳什子,能和明清家具相比嘛,呸!”

他也有遗憾,制作明清家具的材料,紫檀木、鸡翅木、红木、楠木、榉木、铁梨木、乌木中,作为活生生的树,他大多都看过、摸过、嗅过,但花梨木至今无缘一见。因此,他总是利用寒暑假,在南方各省的崇山峻岭中寻访,自费请向导请保镖,涉险度难,乐此不疲。在这一点上,同事们对他还是很佩服的,一踏上旅途,背着大旅行包,工装工裤,全然不要了往日那些时髦的打扮,像个森林勘察队员。

这一个暑假,柯森去了湘、粤、鄂交界处的龙虎山,那儿还是没有开发的原始森林。整整去了五十天,回来后,人瘦了,脸黑了,手上脚上都缠着纱布,一双眼睛亮灼灼的,眉梢上洋溢着喜气。

有人问他发现什么了?

他一笑:“没有,但那地方很好玩。”

皇天不负苦心人啊,他终于找到花梨木了,不是几棵,是一片!

至今他还记得,他和向导、保镖在那一片茫茫无际的大森林中,转了一个多月,有一天午后,翻过一道大石崖,在一片向阳的坡地上突然发现了一片花梨木树。花梨木,分黄花梨和青花梨,而眼前全是黄花梨,为豆科蝶形花亚科黄檀属植物,在广东一带又称之为“香枝”。阔叶高干,树径皆在三四十厘米以上,有一种异香氤氲。不少专家断言,黄花梨在中国大地早已绝迹,现在市场上所用的花梨木都是从越南、缅甸、老挝、柬埔寨进口的。后者是实情,前者则是谬误,这一片黄花梨不就是证据吗?他用数码相机拍照,用摄像机拍摄现场情况,然后招呼两个助手帮着丈量面积,数点单位植株。他还记录下了这片林子的方位、土质情况,以及抽查树高、树粗,推算树龄。



他们的帐篷，在这片林子里整整扎了五天。

黄花梨啊，美丽的黄花梨。

回到学院，他把这个秘密深深地埋在心里，没有对任何人说。他要撰写一篇有质量的论文，发布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。他完全想象得到当这篇论文面世后，会让多少人瞠目结舌，会让多少人欢欣鼓舞，无异于爆炸了一颗原子弹。

到底忍不住，他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妻子。

妻子说：“确实吗？你都考察清楚了？别出什么意外啊。”

他平静地说：“错不了！学问上的事，我绝不会马虎。”

妻子这才放下心来。

两个月后，论文连同一大组照片，在《中国家具》杂志上发表了。果然不出柯森所料，海内外电话不断，同事和学生见了格外亲切。这不是扩大了学院的知名度嘛？！院长还特意给他打电话，说那些车旅费和其他费用，都由学院报销吧。柯森说：“谢谢。我不花公家的钱！”

一眨眼半年过去了，柯森接到一份大红请柬，是广东的一家著名仿古家具制造厂发来的，邀请他去参加一个“国产黄花梨仿明清家具博览会”。

国产黄花梨？他们在哪儿发现的？

他兴冲冲地去了。

在宽敞、明亮的展览大厅里，陈列着一色的黄花梨仿明清家具：圆后背交椅、兽面虎爪炕桌、罗汉床、六柱式架子床、衣架、包镶框樱木门心大四件柜、圈椅、官皮箱、翘头案、琴桌、茶几……

一个年轻的女讲解员款款地说：“这些黄花梨，产自我国湘、粤、鄂交界处的龙虎山，是潇湘林业学院的柯森教授，历数年之功，寻山访水，于偶然中发现的。他所撰写的学术论文，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反



响……”柯森仿佛被雷击了一般，只觉天旋地转。他恨不得要抽自己两个耳光：我好浑啊！正是他的这篇颇获名声的论文，引去了一些好利之徒，刀斧之下，这一片黄花梨还能存活下去吗？罪孽呀罪孽。

他回到学院后，无端地病了好几天。

在病榻上，他想起了《庄子》中的教诲：散木者，矮小谦卑之木，方可尽其天年；而名贵、高大之木，一旦广为人知，则难逃砍伐之劫。

病好后，柯森似乎换了一个人，讲课轻言细语，与同事相处恭谦有礼，一些与教学无关的名衔一一婉言辞去，连衣着也朴素起来。

他请人用毛笔写了个斗方：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。托裱后，装入镜框，挂在书房的正面墙上。

在梦中，柯森常常看见那一片郁绿芬芳的黄花梨……



好嘴杨巴

○冯骥才

津门胜地，能人如林，此间出了两位卖茶汤的高手，把这种稀松平常的街头小吃，干得远近闻名。这二位，一位胖黑敦厚，名叫杨七；一位细白精明，人称杨八。杨七杨八，好像哥俩，其实却无亲无故，不过他俩的爹都姓杨罢了。杨八本名杨巴，由于“巴”与“八”音同，杨巴的年岁长相又比杨七小，人们便错把他当成杨七的兄弟。不过要说他俩的配合，好比左右手，又非亲兄弟可比。杨七手艺高，只管闷头制作；杨巴口才好，专管外场照应，虽然里里外外只这两人，既是老板又是伙计，闹得却比大买卖还红火。

杨七的手艺好，关键靠两手绝活。

一般茶汤是把秫米面沏好后，捏一撮芝麻洒在浮头，这样做香味只在表面，愈喝愈没味儿。杨七自有高招，他先盛半碗秫米面，便洒上一次芝麻，再盛半碗秫米面，沏好后又洒一次芝麻。这样一直喝到见了碗底都有香味。

他另一手绝活是，芝麻不用整粒的，而是先使铁锅炒过，再拿擀面杖压碎。压碎了，里面的香味才能出来。芝麻必得炒得焦黄不糊，不黄不香，太糊便苦；压碎的芝麻粒还得粗细正好，太粗费嚼，太细也就没嚼头了。这手活儿别人明知道也学不来。手艺人的能耐全在手上，



此中道理跟写字画画差不多。

可是，手艺再高，东西再好，拿到生意场上必得靠人吹。三分活，七分说，死人说活了，破货变好货，买卖人的功夫大半在嘴上。到了需要逢场作戏、八面玲珑、看风使舵、左右逢源的时候，就更指着杨巴那张好嘴了。

那次，李鸿章来天津，地方的府县道台费尽心思，究竟拿嘛样的吃喝才能把中堂大人哄得高兴？京城豪门，山珍海味不新鲜，新鲜的反倒是地方风味小吃，可天津卫的小吃太粗太土：熬小鱼刺多，容易卡嗓子；炸麻花梆硬，弄不好硌牙。琢磨三天，难下决断，幸亏知府大人原是地面上走街串巷的人物，嘛都吃过，便举荐出“杨家茶汤”：茶汤粘软香甜，好吃无险，众官员一齐称好，这便是杨巴发迹的缘由了。

这日下晌，李中堂听过本地小曲莲花落子，饶有兴味，满心欢喜，撒泡热尿，身爽腹空，要吃点心。知府大人忙叫“杨七杨八”献上茶汤。今儿，两人自打到这世上来，头次里外全新，青裤青褂，白巾白袜，一双手拿碱面洗得像脱层皮那样干净。他俩双双将茶汤捧到李中堂面前的桌上，然后一并退后五步，垂手而立，说是听候吩咐，实是请好请赏。

李中堂正要尝尝这津门名品，手指尖将碰碗边，目光一落碗中，眉头忽地一皱，面上顿起阴云，猛然甩手“啪”地将一碗茶汤打落在地，碎瓷乱飞，茶汤泼了一地，还冒着热气儿。在场众官员吓懵了，杨七和杨巴慌忙跪下，谁也不知中堂大人为嘛犯怒？

当官的一个比一个糊涂，这就透出杨巴的明白。他眨眨眼，立时猜到中堂大人以前没喝过茶汤，不知道洒在浮头的碎芝麻是嘛东西，一准当成不小心掉上去的脏土，要不哪会有这大的火气？可这样，难题就来了——

倘若说这是芝麻，不是脏东西，不等于骂中堂大人孤陋寡闻，没有



见识吗？倘若不加解释，不又等于承认给中堂大人吃脏东西？不说，都是要挨一顿臭揍，然后砸饭碗子。而眼下顶要紧的，是不能叫李中堂开口说那是脏东西。大人说话，不能改口。必须赶紧想辙，抢在前头说。

杨巴的脑筋飞快地一转两转三转，主意来了！只见他脑袋撞地，“咚咚咚”叩得山响，一边叫道：“中堂大人息怒！小人不知道中堂大人不爱吃压碎的芝麻粒，惹恼了大人。大人不记小人过，饶了小人这次，今后一定痛改前非！”说完又是一阵响头。

李中堂这才明白，刚才茶汤上那些黄渣子不是脏东西，是碎芝麻。明白过后便想，天津卫九河下梢，人性练达，生意场上，心灵嘴巧。这卖茶汤的小子更是机敏过人，居然一眼看出自己错把芝麻当作脏土，而三两句话，既叫自己明白，又给自己面子。这聪明在眼前的府县道台中间是绝没有的，于是对杨巴心生喜欢，便说：

“不知者当无罪！虽然我不喜欢吃碎芝麻（他也顺坡下了），但你的茶汤名满津门，也该嘉奖！来人呀，赏银一百两！”

这一来，叫在场所有人摸不着头脑。茶汤不爱吃，反倒奖巨银，为嘛？傻啦？杨巴趴在地上，一个劲儿地叩头谢恩，心里头却一清二楚全明白。

自此，杨巴在天津城威名大震。那“杨家茶汤”也被人们改称做“杨巴茶汤”了。杨七反倒渐渐埋没，无人知晓。杨巴对此毫不内疚，因为自己成名靠的是自己一张好嘴，李中堂并没有喝茶汤呀！



砖 十 一

○唐丽妮

唐家的榜放了三日,无人敢揭。第四日,忽然就被扯下了。

谁吃豹子胆了?敢揽下这活?盖这么大的祠堂,别说是小小的箩村,就是整个县里,也难找第二家!

揭榜的叫莫子松,一位黑发青须的红脸汉子,目光如炬,身材瘦小。此人是箩村泥瓦匠师前头领黎放的高徒,还是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主儿。

唐老爷捋捋花白胡子,走进内屋,问太太,莫子松,怎么样?

那是你们男人的事啊!太太微笑着,继续精心修剪一盆文竹。

唐老爷看了看,就出去了。

莫子松还有个条件,工地上的事他负全责,主家不能干涉。还讲为保证质量,每天每工规定砌十一块砖,十五年交工。

十五年啊!一天十一砖!还不要人管!他能盖,唐老爷也不定能应呢。难怪黎匠师过世后他总揽不到活儿!众人哗然。乡下人盖房,少则三四个月,多则三五载,谁有那么大的耐心啊。

可唐老爷应下来。

阿爸,莫师傅要求用糯米粉!太离谱了吧?一天,大儿子急匆匆进来。



给他。

原来莫子松是要把糯米粉和到灰浆里,增加黏性。

莫子松招了几十个大小泥瓦工,也不急开工,先讲做活的规矩和工艺,他说,凡事要靠心,用心做,慢工出细活。盖房的,更得讲良心,弄不好,是给人家挖坟墓!

开工了,他每天早上六点必到工地:

先泡砖(头一日选定的十一块砖),并不是十一块同时泡,而是按顺序,哪块砖泡多长时间,他拿到手里,捏一捏,就有数了。

再选砖(选第二日要砌的砖),拿起砖,抛一抛,便知斤两,选出十一块上上好的,记上号,叠起来。曾有好事者,把他选的砖放秤上称,拿尺子量。十一块砖,块块都是同样的斤两,同样的尺寸,毫厘不差!

接着拌料,称好沙子石灰糯米粉等料,拌均匀,堆木盆内。

拌好料,不急着加水 and 浆,他喝酒呢。从腰上取下酒葫芦,两腿一盘,一旋风坐在料盆旁,仰起脖就灌,咕噜有声。直喝得双眼迷离,两腿发热,微醺微醉站起来。

和浆喽——嗨!猛吼一声,吐口唾沫,搓一搓手,运足气。

灌水。搅拌。腾身一跃,跃入料盆,踩浆!两条结实如木锤的腿你起我落,轻重有韵,踩出了锣鼓般的节奏,从凝重缓慢到轻盈舒展,如痴如醉。而脚下那盆沙子石灰混合物在一双黑瘦脚板的揉搓下,逐渐柔软如泥。

最后砌砖。砌砖前,他照例先灌一通酒,小工执砖在旁候着。两只眼睛这次却越喝越有神,忽地放出两道亮光,提身上墙,唱一句,“砖来——”双脚刚点上墙头,一砖已抛上,伸手稳接。立即抹浆,反手便扣,砖刀正括一下,反括一下。十一块砖,一气呵成,几分钟搞定。把砖刀往腰间一插,一拍手,腾身跃下。此时,盘龙庙的昏钟准时敲响。回头看那墙,青砖一片,看不到一点白灰浆,只一条条错落有致光



滑细小的线，不像是砌的，倒像是画师在画板上画的。再看地上，异常干净，不落一丁点废浆，而那盆他踩熟的浆也刚好用完。

众人无不喝彩叫好！

莫子松要别人也这样做，背着砖刀四处转，眼睛火把般在墙面上照来照去。大工歪鼻二心中不服。歪鼻二在村里泥水行当算个人物，跟莫子松交情也铁。可歪鼻二没耐性，没几天便烦，就由着性子来，一骨碌砌了二三十砖。莫子松默看一阵，蓦地拔刀飞身上墙，像只燕子轻点几下，又飞身下墙，不看人，径自就走。人们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抬头看，那两三尺高的墙上已多了十一块砖，连砖缝都看不到！跟歪鼻二那二三十砖一比，简直是十八岁的细妹子跟八十岁的老太太。歪鼻二的歪鼻子早臊得像只红辣椒，灰头灰脸爬下了架子。

唐老爷闻得莫子松征服歪鼻二之事，慢踱方步，摸摸胡子，颌首道：嗯，莫子松，十一砖，砖十一，砖王啊！

太太也听说了。太太不言语，微微一笑，跟平日一样叫人往工地送粥。太太从不去工地，可从挖地基那天起，她每天都会下厨房亲自煮一锅粥，叫人送到工地，春冬煮瘦肉皮蛋粥，夏秋煮绿豆粥。可不管是皮蛋粥还是绿豆粥，砖十一好像都喜欢，三大海碗，一气喝个精光。

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，一晃就十余年。

唐家祠堂有条有理地按规划施工，十五年后如期完成！站对面盘龙山顶望下来，一座青砖黑瓦攀龙附凤的巍巍大宅，在蓝天白云之下如一只威武的青皮虎，半卧在狮虎山下。

可是，在竣工的爆竹点燃之后，却不见了匠师砖十一。唐老爷命人去找。

家人回来报，砖十一上了盘龙山……

唐老爷摆摆手，阻止了家人，望望对面山，起伏如卧龙的山峰上，苍翠的松林中，隐约露出盘龙庙的一角。



唐老爷背手转身踱入内堂。太太正给文竹浇水。

他上山了。唐老爷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一棵葱郁的古松。

哦。太太直了直如水的腰肢。文竹滴下一滴水珠，颤了颤。

老爷，文竹长新叶子了！太太又说。

咚——咚——盘龙山上传来一阵钟声，悠扬绵长。

后世人在唐老爷手撰的《唐家祠堂总序》里，看到有记载，祠堂始建于嘉庆二十年，历时十五年，建造者乃笋村名匠莫子松。